

我向北漂日记

叶斌 著

一群青年男女北漂生活实录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我向北漂日记

叶斌 著

一群青年男女北漂生活实录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北漂日记 / 叶斌著. — 银川 :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227-04511-3

I. ①我… II. ①叶… III. ①日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24117号

我的北漂日记

叶斌 著

责任编辑 张 好

责任印制 霍珊珊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九洲印刷厂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5 字数 120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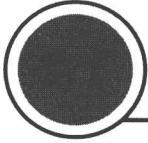
印制委托书号(宁)0004084 印次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版次 2010年7月第1版 印册 2000册

书号 ISBN 978-7-227-04511-3/I · 1178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这本书是根据我2001年的部分日记整理而成的，可以说，记录的都是真实的故事。

我是1999年底从安徽老家来北京谋职的。记得刚来北京时，那才叫苦，食不果腹，举目无亲，居无定所。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朝阳区金台路的一个报亭发现了一份专司职业中介的《手递手》报，看过之后，我在这份报上随手刊登了一条个人的求职信息，实际上并没有抱什么希望。谁知道几天后，令我意想不到的消息传来，人民日报市场报《联合打假》周刊通知我去应聘。尤其令我惊喜的是，报社面试后竟然录用了我。就这样歪打正着，我在京城做了记者。

到报社工作的头几个月，因没有住房，我一直住在办公室里，说白了，就是睡在办公桌上，白天卷铺，晚上开铺。条件虽然艰苦，但精神还很充实。此后的一天，主编告诉我，报社保卫处有要求，员工不能留宿在办公室，我只好想办法外出租房。王京就是我的第一个房东。

王京家在朝阳区青年路，离人民日报社不算太远，坐公交车只有6站地。他家是一个小小的“准四合院”，进大门东西两边各有两间小房，每间大约10平方米左右，院中有一个洗脸池，再进去的3间北房就是王京家的正屋。王京一家共4口人，妻子叫李敏，两个男孩子都很小，房子足够住，所以院子里的4间小屋全部用来出租。我就住在进门西边的第二间出租屋。

我是2001年10月2日开始在王京家租房的。我住进来的時候，

这里已有一个青年男子和一位中年妇女各租了一间，我对门的一间屋是空的。有了工作，有了收入，又有了住房，我此刻的心情有说不出的高兴。每天下班回到出租屋里除了看书就是写作，一切都显得很正常、很平静。

可是自从夏小凤、夏小雨及孙晓他们3人来了之后，我的生活和学习开始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但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变化似乎是一种动力，从他们的生活中我感受到了闯荡人生的艰辛，让我更珍惜眼下来之不易的工作岗位和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就在这间小小的出租屋里，我写出了很多颇有影响的新闻作品，如《假军队侦破纪实》《500强企业真戏假唱》等。

夏小凤和夏小雨是亲姐妹，山西省人，家住在山区，生活上十分贫困，除她俩外，家中还有父母和一个小弟弟。父亲身体患病，弟弟要上学，母亲一个人苦苦地支撑着这个家，所以她俩在高中未读完时就离开了家乡到北京闯荡。在我们相识前，她俩在北京生活已有3年多时间了。她俩多半时间在歌厅上班，夏小凤就是在歌厅上班时认识了湖南来京的青年孙晓，尔后二人同居。不知什么原因，自从夏小凤他们到王京家租房以后，孙晓在这里仅住了几天就不见了人影儿。后来我才知道他与夏小凤分手了，究竟为什么分手我就不知道了。

在出租屋的日子里，关于她姐妹俩的工作我从未当面提及过，倒是她俩常常问到我的工作及其他方面情况。她俩有时做了点儿好菜也常请我和房东王京共享。夏小凤说：“出门在外，处处要讲个和气。”在这几间出租房里，我们几个北漂人团结得就像是亲兄弟姐妹一样。

后来，可能是长期在歌厅工作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夏小凤的人品发生了质的变化，渐渐成了一个不公开的妓女，在这间小出租屋里与许多男人发生过肉体交易。2001年底，北京市开展严打，夏小凤与一群小姐去了河北省廊坊市，丢下夏小雨一个人孤独地守在这间出租屋里。

就在夏小雨备感孤独失落时，廊坊传来了夏小凤被公安机关拘留的消息，这对夏小雨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夏小雨四处托人到廊坊去拉关系、找门路。后来究竟结果如何，我就无从得知了，因为我到别的地方去租房了。

一眨眼儿9年过去了，夏小凤、夏小雨姐妹俩也不知身在何方？王京家据说因城区改建也搬迁了。如今，昔日这里的很多平房已陆续被兴隆家园那一幢幢高大的楼群所代替。我偶尔路过此地时，眼前还会浮现出过去的一幕幕情景和夏小凤他们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因为我一直没有忘记他们，没有忘记我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一段美好而纷杂的生活时光，当然，还有那间我曾经住过的小小的出租屋。

此书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情节，也没有华丽的词汇点缀，但整理这部书稿时却倾注了我的真心和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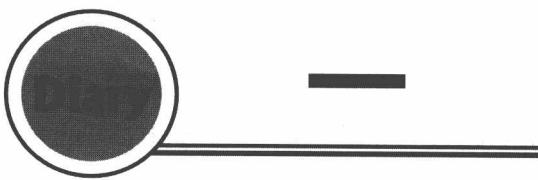
就让这本小册子作为我和我们这群北漂人之间的永久纪念吧！
(为保护他人隐私，书中人物王京、夏小凤、孙晓、夏小雨、李伟、陈秀芳均为化名)

2010年3月9日



一、	2001年10月12日	001
二、	2001年10月18日	007
三、	2001年10月19日	011
四、	2001年10月20日	017
五、	2001年10月21日	025
六、	2001年10月22日	029
七、	2001年10月23日	035
八、	2001年10月28日	039
九、	2001年10月29日	043
十、	2001年10月30日	049
十一、	2001年10月31日	053
十二、	2001年11月1日	057
十三、	2001年11月2日	063
十四、	2001年11月3日	069
十五、	2001年11月4日	075
十六、	2001年11月5日	079
十七、	2001年11月6日	085
十八、	2001年11月7日	089
十九、	2001年11月8日	095
二十、	2001年11月9日	101
二十一、	2001年11月10日	109

二十二、2001年11月11日	113
二十三、2001年11月12日	119
二十四、2001年11月13日	123
二十五、2001年11月14日	131
二十六、2001年11月15日	135
二十七、2001年11月16日	141
二十八、2001年11月17日	145
二十九、2001年11月18日	153
三十、2001年11月19日	157
三十一、2001年11月21日	161
三十二、2001年11月22日	165
三十三、2001年11月23日	169
三十四、2001年11月24日	173
三十五、2001年11月25日	175
三十六、2001年11月26日	179
三十七、2001年11月27日	183
三十八、2001年11月28日	187
三十九、2001年11月29日	191
四十、2001年11月30日	195
四十一、2001年12月1日	201
附录 《假军队侦破纪实》(上)(中)(下)	205



2001年10月12日

今天，我住的这个院子里来了新房客——两女一男，两个女的约摸20岁出头，水灵、秀气；男的看上去有30多岁了，头发梳得光亮、整齐。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下班回来时见到他们正在院子里做晚饭，出于礼貌相互点头招呼了一下，

Diary

就算认识了。

进了屋，我习惯地坐在床沿上休息。这时，只听到新来的男人高声地在与房东王京聊天儿。他所说的都是一些来北京打工者的生活、情爱的事儿，什么这个男人包了“二奶”，那个小姐被骗失身等等，仿佛他知道的很多。

他们开饭了，新来的男人把房东王京叫上后，又来敲我的门，让我也参加他们来此租房第一天的第一顿“开锅饭”。因为我不了解他们，所以婉言拒绝，可王京也进屋拉我，推三阻四之后我只好参加了。

他们的餐桌摆放在院子中间。说是餐桌，实际是用几块木板拼成的一个台面，十分地简陋破旧。进餐时我才知道，两个女孩是山西人，姐姐叫夏小凤，妹妹叫夏小雨，她们原来住在王京家附近一个居民的出租房里；男的是夏小凤的男朋友，叫孙晓，他与夏小凤二人从今天开始就住在我对面的这间出租屋里。

天快黑了，饭局逐步进入了高潮。孙晓与王京每人拿着一瓶啤酒不停地“吹”着，仿佛是多日不见的朋友相聚，大有一醉方休之势。夏小凤见我在一旁傻愣着不吃不喝，也不说话，有些急了，从出租屋里拿来一个小碗，让孙晓给她倒了半碗酒敬我，这让孙晓大为惊奇。



“嘿！叶哥，这回你得喝，夏小凤可从来没这样敬过男人酒。”孙晓说。

“叶哥，你随意，我干了！”夏小凤端着碗说。

我很不自在地抓起啤酒瓶喝了一口，因为我实在不习惯用嘴对着瓶子“吹”。就因我与夏小凤这么一喝，在一旁的夏小雨也凑起了热闹，她端起夏小凤的酒碗也来敬我。院子里出现了少有的热闹。

大家正喝得起劲儿时，又来了一个姑娘。她是夏小凤的同乡，因人长得瘦小，大伙儿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小不点儿”。听夏小雨说，“小不点儿”也住在附近的一间出租房里。大家手忙脚乱地腾出一席之地，让“小不点儿”也加入到喝酒的队伍。由于桌子太小，大家几乎是身子挨着身子挤成一圈儿的。

王京是个快言快语的人，为使我们这些外来的房客相互之间有所了解，他把我的情况介绍了很多，如写的文章倍儿棒，人品多好等等。不知是喝酒过多的缘故还是因为王京心情好，他竟开玩笑说：“老叶是个好男人，他住我们家这么长时间了，我从来就没瞅见他带一个女人回来过。”一句话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此时，孙晓接过话茬，说：“现在像叶哥这样的男人可不多见了，俗话说：人在江湖飘，沾腥不挨刀！”孙晓放下手

Diary

中的啤酒瓶，从腰间掏出手机，“我手机上有这么一条短信，不知叶哥收到过没有：男人不泡妞，心里酸溜溜；女人没人泡，心里好烦躁；见妞一定泡，替天在行道；有妞不会泡，大脑要改造；要想身体好，就要天天搞；如果常打炮，还可治感冒。”

“你这是不健康的说教。”听完孙晓的话，我不恼不怒地指责了他一句。为此，饭局的气氛一时显得有些沉闷。“男女之间的事，这是本能的反映，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男女之间的行为也应该是朝着文明、健康的方向发展，而绝对不是乱伦。否则，人与动物还有区别吗？我承认我也喜欢女人，但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天天搞’。”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我今天谈论男女之事时底气十足。

“说得好！说得好！这文化人说话我就是爱听！”王京拿起啤酒瓶嘟嘟灌了两口。

“叶哥比我懂得多……”孙晓用筷子夹了一口菜自我解嘲地说。

夏小凤睨了我一眼，冲着孙晓说：“你以为谁都像你？”说完她又引开话题，微笑着问我，“你有老婆吗？”

“有啊！”我答。

“在北京吗？”

“还在老家，到时候我会把她接到北京来的！”

“你老婆有你这样的好老公，真幸福呀！”夏小凤的话语里充满了敬意和羡慕。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我和他们一步步地成了朋友。

Diary





2001年10月18日

今天我没去报社上班，一个人坐在床前凝视着墙壁发呆（我租的这间房子没有窗户），也许是因为刚从老家探亲回京的原因，我眼前总是浮现出妈妈慈祥的面容。母爱——是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

Diary

妈妈今年73岁，远在安徽芜湖老家。今年国庆期间，我回家看望了她。岁月的流逝与艰辛使妈妈头发全白了，脸上也多了一些皱纹。但从她那稍微泛些红光的脸庞上能看出老人家精神状态很好。她和爸爸二人住在一幢两室一厅的房子里，那是2001年4月我们子女为二老买的。在和妈妈聊天儿时，可能是我言语中总有几分对二老的牵挂之情被妈妈觉察，她一再叮嘱我在北京要安心工作。之后，她又迫不及待地问我在北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我有选择地告诉了她老人家，老人家听了一个劲儿地乐。她说：“当记者不容易，别太熬夜，出差要少喝酒，天快冷了，出门一定要多带些衣服……”老人家的言来语去处处透露着深深的母爱，把我又牵回到了孩提时代……

我们小的时候，妈妈和爸爸住在乡下。爸爸原是一名小学教师，1958年被划成右派，1980年爸爸右派问题改正以后恢复原职，我们几个子女的命运也有了转机，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并相继有了工作。姐姐叶玲和大哥叶功先后成家，姐姐叶玲和二哥叶浓因工作需要迁往县城居住。爸爸退休后与妈妈也迁往县城和哥姐他们住到了一起。

从我懂事的时候起就知道妈妈这一生不容易，吃了很多苦。爸爸曾告诉过我，1958年他在黄墓小学被打成右派后几



乎天天被批斗，是妈妈勇敢而大胆地把爸爸带回娘家生活的。那时，农村世俗的偏见和封建思想的残存影响还很有作用，妈妈能作出如此的选择需要多大勇气啊！当时，娘家人一致反对妈妈这种做法，多次逼迫妈妈和爸爸离婚，可妈妈置之不理，默默地忍受着一切心酸耻辱，拼命地干活养活着全家老小。

20世纪60年代中期，乡下百姓的生活也不太好过，妈妈为了养活全家，她和爸爸起早贪黑地干农活。在我们那里，每户都有一片菜地，妈妈下地时总是背着我。干活时，就把我放在菜地的沟边儿坐着，这样，即使我摔倒了，也只是倒在柔软的沙子上，摔不坏也不会觉得疼。当时，妈妈一边干活，一边还不时摘些小花逗我，哄着我不哭不闹，也只有这样，妈妈才能多干些活。沟边的我经常弄得满身沙子，妈妈干完活后就把我抱到屋后的小池塘边洗澡。这口池塘是自己家的，塘里长着很多好肥好肥的藕，夏天时那大荷叶能做雨伞遮雨或遮阳光，荷花也开得美极了。我每次到塘边洗澡时都舍不得离开，妈妈就吓唬我说：“水里鬼（传说是水里一种最凶猛的动物）来了！”我这才扑向妈妈的怀抱，妈妈则抱着我一路笑呵呵地回家了。

记得我7岁那年，别人家的父母都送孩子上学了。妈妈也

Diary